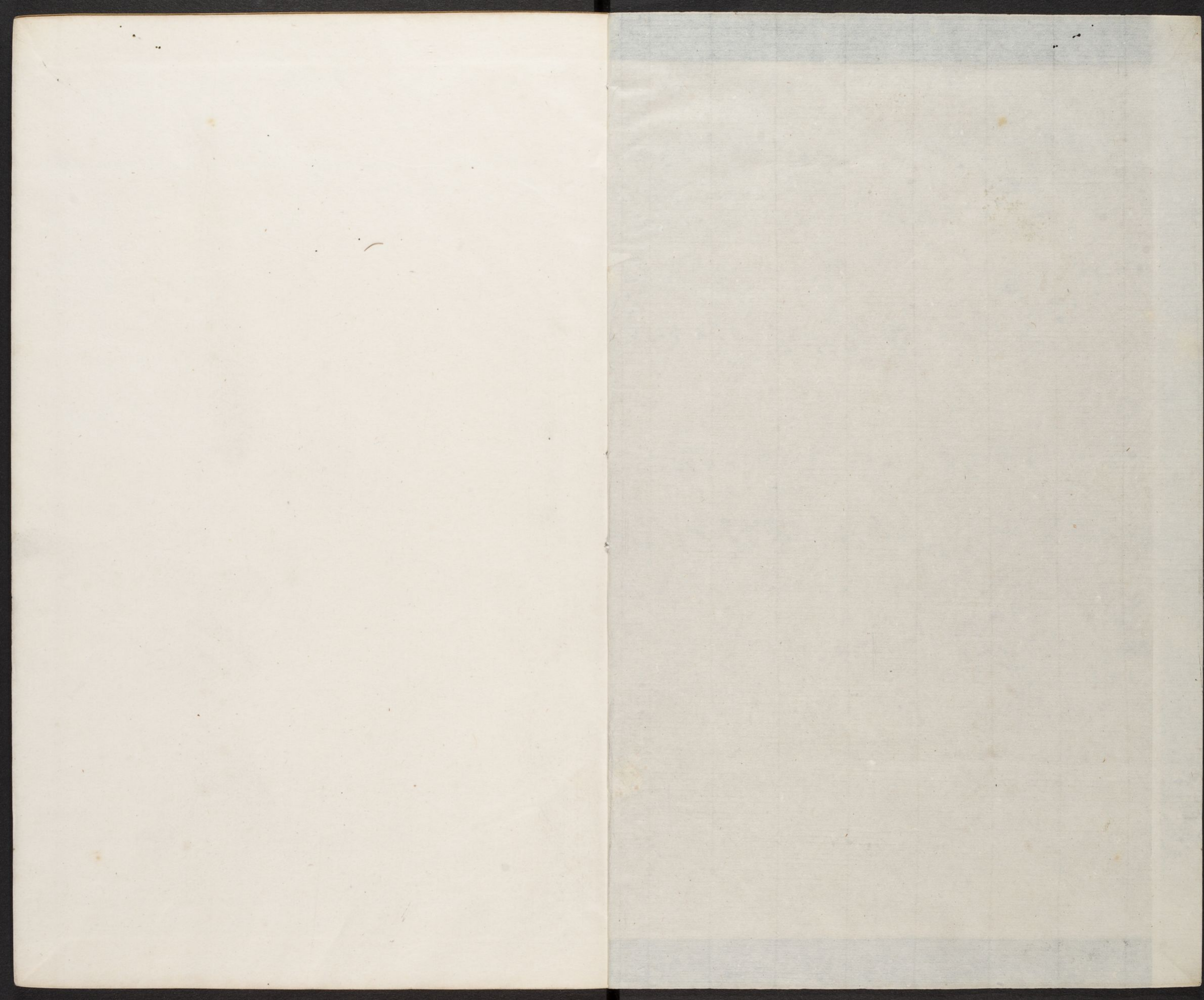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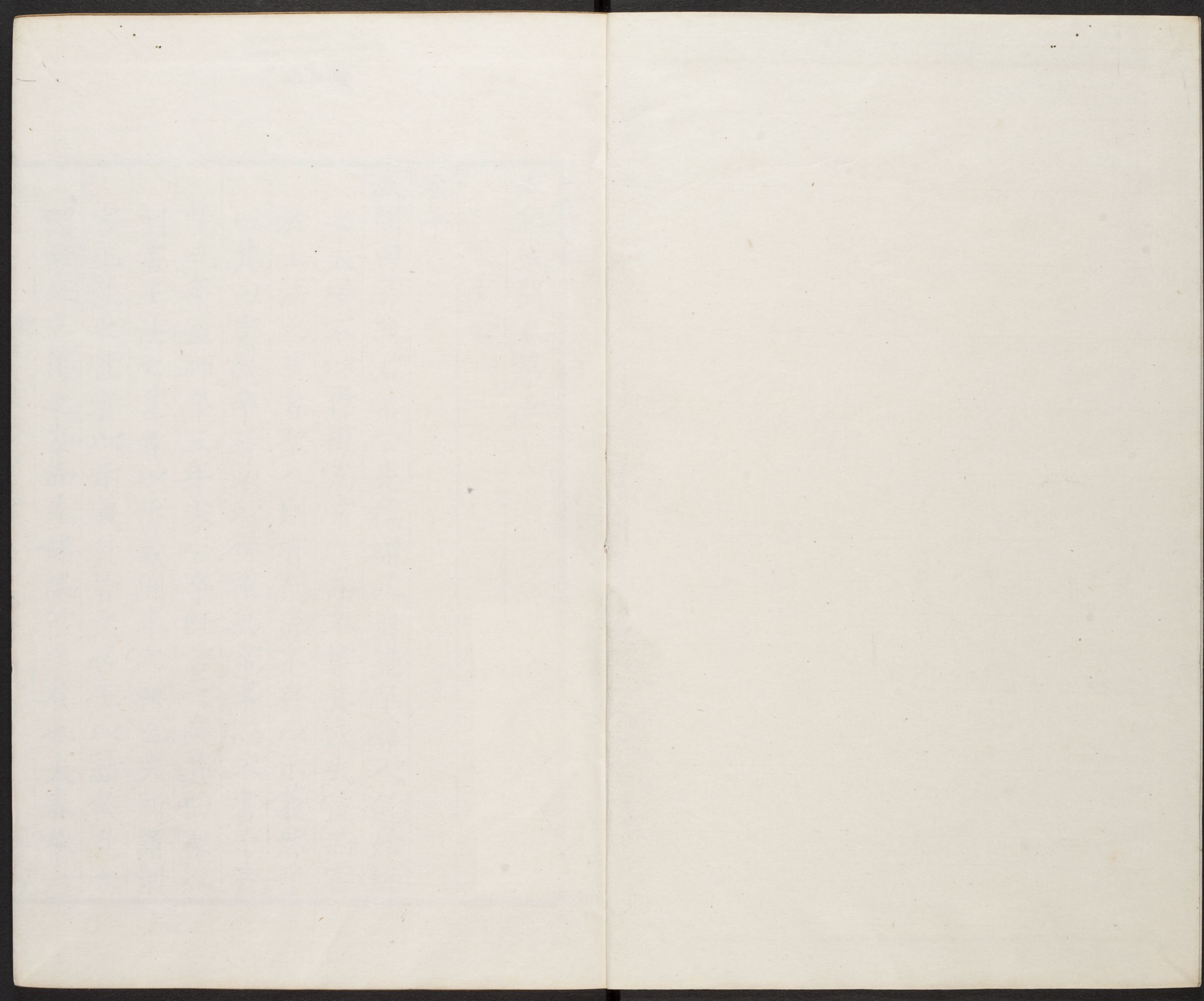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春秋或問卷第五

文公

元年

或問曰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其曰崩薨卒葬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予於隱元年益師卒三年宋公卒旣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辨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
 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
 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
 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
 一書之何獨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觀傳文而
 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
 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
 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且其一
 助耳而其間晦盲旨意破碎文義者不可勝數學
 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曰莘老又謂春秋十二公卒葬之見於經者十一

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三
 公會葬者二而臣會葬者二不會葬者九春秋一
 切著之用見周不君而魯不臣者然乎曰莘老既
 自謂春秋常事不書矣何獨於此及其說哉夫天
 王會僖公葬正以其不當會而會也故書之耳若
 會而得禮何書之有魯之會葬天王亦然其間或
 以見葬之遲速或以見諸侯不往而遣大夫皆有
 為而書若於此數之謂天王一會魯五會葬
 天王而已則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者莘老不得
 而數矣豈不誤哉若莘老謂見魯史取其常事與
 非常者槩數之則可云爾已矣

二年

或問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子既辨於僖二年之不雨而有間矣然趙氏謂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然乎曰此亦穀梁憂雨不憂雨之意而變其說者也伯循生於千載之下其告廟不告廟詎能知之就如其說則一時一告廟也若一月一告廟又將月書之乎蓋不通之論也曰先儒又謂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者然乎曰此亦因穀梁而深求其

意廣符其辭者也夫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從而意順乃製言之體若曰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不雨雖亦可通但文義慳澀豈若經文得自然之妙哉況此本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者乎讀春秋者固當句句而玩之然求之太過則簡易明白之旨失而艱深晦昧之意生真近世之大病學者可復蹈之哉

四年

或問曰逆婦姜于齊孫氏諸儒謂此公逆婦姜于齊以其成禮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然乎曰此穀梁之說劉氏既辨之矣曰啖氏趙氏莘老朴鄉諸儒

亦謂稱婦姜為已成婦不言逆女為成禮乎齊者何也曰據經止書公如晉及晉侯盟不見成禮乎齊事迹且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他如僖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蓋稱婦者有姑之辭也非以成禮而稱婦也曰然則先儒又謂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者何也曰春秋書至始稱夫人其始逆者無姑稱女有姑稱婦常法也不可以不稱夫人立論也曰趙氏謂有姑之辭自施於書至之例何也曰杞伯姬來求婦蕩伯

姬來逆婦於時已可稱婦矣何待書至然後婦為有姑之辭乎曰先儒又謂往逆稱夫人國不書至為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者何也曰禫制未終而思念娶事其已見於公子遂如齊納幣之時大凡入國書至各有其故故者非常之謂也此非常已見於逆婦姜之文矣其至無故故不書耳何必以不書至立論哉且十一公之夫人皆書至乎抑亦有不書至者乎此不待辨而其義曉然者也其曰思念娶事方逆已成其為婦未至而如在國中則是架空生義似聖人虛加之名以譏喪娶如此解經徒使

人游心荒唐之鄉而無所據守所謂不唯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六年

或問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葉氏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然乎曰不然也此公穀之說也劉氏旣辨之矣請即葉氏之說而申之葉氏曰此與不郊猶三望仲遂卒猶繹之辭正同愚謂不同也猶三望者僭禮也郊僭矣今不郊而猶三望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繹雖非僭然卿卒不可以繹而猶繹亦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今朝廟禮也此可已不已之辭矣經意若曰閏告月禮也

文公始以閏而不告月猶朝謁于廟夫旣朝謁於廟而不以告月失禮矣今葉氏乃曰與猶三望及猶繹同然則謂朝廟非禮可乎謂可以已而不已乎葉氏又曰玉藻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故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爲正堂各於其月之堂闔其門之左扉而居之愚謂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四分爲三以具十二月閏旣無定月自然無定處閏旣非十二月之正自然闔左扉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閏月閉口吞聲不視民事也葉氏又曰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安得有月愚謂閏月斗雖指兩辰之間而閏月晦朔日月未

嘗不合日月之合既同常月閏月之事既不可廢天子既以閏月頒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其祖廟哉此公穀葉氏泥於經不書朔而書月之一字而為此說而不知其違經之遠也曰木訥諸儒皆謂猶朝於廟為幸其不已之辭者然乎曰其意厚矣近乎愛禮存羊之意矣然非春秋之旨也凡春秋所書皆譏也皆非常也無幸其不已之意也今即此事而觀朝廟為告月既不告月而猶朝廟非禮也雖然朝廟惡可并廢之哉此蓋為不告月而及夫朝於廟之事也先儒見朝廟之不可廢也遂有幸其不已之辭豈知春秋所重者在於不

告月哉愚於本義既言之矣曰東萊又謂閏月不告與四不視朔為公有疾也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閏月不告是常月而不告月之端何也曰其曰閏月不告月是常月不告之端可其曰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不可蓋疾病之來雖聖賢不能免使實有疾雖十不告月十不視朔春秋不譏唯其無疾而閏不告朔不視也故春秋書之聖人豈強人力疾而行事哉

或問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莘老謂春秋大夫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及此晉大夫

是也齊襄被弒而無知已討小白未入而齊方無君齊大夫來盟以紓國難晉靈尚幼不能盟晉大夫來盟以紹先君之業皆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故得免焉而不名然乎曰不然也二者如可免則春秋削而不書矣凡書之者皆不免者也夫春秋正義明道豈肯計一時之功利而假人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且莘老論大夫之不名者然也若夫諸侯之不序國爵亦可曰免之乎夫蕲之盟本魯莊欲納子糾而為盟其罪在魯君扈之盟乃晉大夫擅權欲伯諸侯而為盟其罪在晉大夫苟俱免之則罪之輕重無等情之淺深無擇矣曾謂聖人

肯如是乎故曰不然也曰村鄉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為莫有主是盟之辭齊桓未盛晉伯不競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其說何如曰尤不然也晉靈雖幼不能主盟然其大夫主諸侯之盟矣苟大夫不主諸侯之盟則遣使而會諸侯者誰歟既莫適為主則此盟無益也設使莫適為主人何妨列序諸侯之爵與晉大夫之名乎且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誰為主而列序宋陳衛鄭許曹之爵與晉趙盾之名乎況同盟者齊晉竊天子殷同之盟而非未純乎主伯而謂之同也夫二幽雞澤之同盟

果齊未盛晉不競之時乎故曰尤不然也

九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劉氏謂出入有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歸寧爲有禮然乎曰不然也如有禮春秋且不書矣惟其無禮故志之也夫常事不書劉氏嘗自言之矣至此則謂出入有禮是常事也豈不自戾哉曰先儒又謂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夫人初歸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至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搖乎出姜至是不安於魯故特書至以示防微杜漸之意然乎曰

不然也夫春秋以書至見罪未聞以不至見罪也且不至者後世不可得而知也苟以不書見罪則書者皆無罪春秋何必作哉且小君固一國之母儀而不可動然不在書至見也夫出姜不安於魯其防微杜漸之意亦已見於前二年公子遂納幣與四年迎婦姜於齊之日矣此其書至特其中事爾曰然則文姜哀姜何以不致邪曰彼淫奔者何有於告廟宜魯史之不書也魯史不書孔子安得自加之哉且其罪惡已見於會享如師之文何必以書至見義乎

曰秦人來歸成風之襚葉氏有謂死三日而斂則合

祿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
 事故有既葬而至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為之也
 而左氏反謂惠公仲子贈為貶不及尸穀梁謂成
 風之含贈為貶不周事者皆妄也其說然乎曰不
 然也禮固有含於蒲席者謂其匍匐而至而弗及
 者也在日月之間可也豈有六年之久而始致祿
 子孫即吉已三年矣何謂稱其情而為之哉
 十年

或問曰楚殺大夫宜申木訥諸儒謂宜申謀殺穆王
 是討弑君者而稱國以殺人書其官不曰楚人殺
 宜申者為穆王即楚世子商臣弑君父者也故春

秋以無罪書之然乎曰不然也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又弑其君卓然不以討賊殺之故春秋書
 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今宜申之事左氏未可盡信
 也設使可信宜申下過自作亂耳未必真有意討
 商臣弑君父之罪也春秋何為遽赦之哉且宜申
 謀弑耳春秋未嘗書楚宜申弑其君商臣也何為
 即書曰楚人殺宜申哉又稱國以殺與不去其官
 之說吾所不解也其書曰殺其大夫者以其專殺
 大夫而責其君耳非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其官也
 苟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官則春秋凡書殺其大夫
 者皆賢大夫乎且如晉先都士穀箕鄭父左氏謂

皆作亂者也何為亦書其官乎

十二年

或問曰子叔姬卒高氏謂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為殤與成人之禮有差而文公卒之過於常制故譏之然乎曰不然也凡過禮者皆比事以見義今書子叔姬卒之後不見過禮事迹何可妄意之邪

曰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氏孔氏謂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張氏亦謂即鄆州須城縣也其與成四年冬城鄆之鄆異矣子獨以為即成四年

之鄆者何也曰以事理考之而知三家之誤也蓋春秋有東鄆有西鄆東鄆莒附庸邑非莒邑也劉氏葉氏嘗辨之矣西鄆乃魯邑也文公時魯未嘗取莒附庸鄆至成九年楚人入鄆乃莒附庸之鄆也襄十二年季孫宿亦入之昭元年魯始取之而疆鄆田耳今城諸及鄆之鄆當為西鄆故曰即成四年冬所城者也左傳成十六年晉人報季文子公待于鄆者亦西鄆也於後齊侯取鄆居昭公者亦西鄆也使令所城即莒魯所爭之鄆則春秋前無取鄆之文後此成九年楚當伐魯入鄆不應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不應自入魯鄆且

鄆既入魯昭元年魯不應再取鄆而疆鄆田此蓋三家泥於行父帥師之文遂以為即莒魯所爭者耳不可不辨也

十三年

或問曰大室屋壞常山高氏諸儒皆為變異不可不謹天人之際然乎曰不然也理之所無而有者變異也理之所有而有者非變異也凡屋久而不修則壞此理之所有者也國君有民土則有財用非庶民者可以貧富言也文公為千乘之君而不修宗廟至使屋腐而壞論者不責夫人之不修而委之天之變異使後世人主怠於事而付之天者必

斯言也

十四年

或問曰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常山諸儒皆謂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而事之致執其君母齊人均有罪焉故春秋書曰齊人執子叔姬然乎曰不然也此就人字生義者也正一字褒貶之弊也夫齊人不討商人固有罪矣然不在書人字見義也果書人字以見義則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執鄭詹亦可罪齊人不討賊乎豈知凡執人者史法皆書人乎

十五年

或問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先儒以為不稱使非君命然乎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當是時亦可謂非君命乎蓋當時至魯而旋為盟或史有詳略聖人不得而妄加焉爾何必以為義哉

曰單伯至自齊劉氏謂賢之貴之孫氏為無罪見執然乎曰不然也單伯書至見此事之終也單伯始則不輔魯君討商人弒逆之罪而阿順旨意來叔姬以見執辱終則僥倖見釋而得歸何賢何貴何無罪哉

曰諸侯盟于扈左氏無能為之說已見於辨疑矣先儒又謂不足序而略之與狄之而不序者何也曰此亦無能為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夫諸侯之會盟罪莫重於成宋亂而取賂又莫重於逆王命而納衛朔又莫重於伐鄭而納突其他會盟侵伐悖理傷道難以數舉者皆列序諸侯之日焉何獨於此略之狄之哉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強為之辭者也

十八年

或問曰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先儒謂變文書介副者然乎曰此踵穀梁之弊而未能革者也夫聖人因魯史之舊辭以見是非安得變文書介副乎當時得臣雖不若遂之得權然皆卿也安得卿為介

哉今以理勢推之遂有奪嫡之請欲明其非一己之謀以取齊侯之信故挾之以行耳若得臣止為介副乃常事也春秋安得而書之

春秋或問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六

宣公

元年

或問曰齊人取濟西田先儒皆謂書取以蔽罪於齊然乎曰說者謂夫子改魯史之文乎非也春秋之辭魯史之舊也史氏肯書曰以濟田賂齊乎但曰齊人取之耳孔子亦因其辭而見義焉則魯宣之賂齊齊惠之利魯其罪皆不可掩豈在一字之間哉

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朴鄉謂書楚子伯楚子也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然乎曰春秋不以爵

氏爲襄貶朴鄉固已言之矣何爲頓忘之也三年復書楚人使鄭何故又不伯之邪四年復書楚子伐鄭忽又伯之其冬復書楚人伐鄭忽又不伯之聖人豈其喜怒之不常哉蓋春秋之初楚凡稱國稱人者君臣同辭以其猶有夷夏之辨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凡稱楚子者皆其君稱楚人者皆其臣據舊史錄之付後世公論而已矣使聖人而伯楚子則內夏外夷之義不幾於廢乎

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張氏謂陳無罪蒙伐當救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然乎曰不然也此見左氏有救陳宋之文而經不書宋故爲此言而不知晉興師救陳之時楚未侵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略其事以見義者也苟略其事以見義將使後人髣髴想像曲生意義不可窮已豈聖人之爲哉

二年

或問曰葬匡王莘老謂宣公自往而常事不書康侯謂微者往會爲魯不臣孰然哉曰二者吾不能知也春秋書曰叔孫得臣葬襄王吾知其爲叔孫得臣也叔鞅葬景王吾知其爲叔鞅也今經不書故不能知也所可知者前書王崩而魯郊後書葬匡王而不及七月耳春秋據事直書後世亦據事觀

理揣量測度春秋之所無者春秋之蠹也

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先儒皆以問鼎為義子一切削之何也曰據經但言楚伐陸渾之戎不見觀兵問鼎事迹若為左氏作傳不妨論之若解春秋未暇及也

四年

或問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先儒謂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歸生然乎曰不然也信左氏之過也吾於辨疑既言之矣夫弒君者果公子宋乎史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果歸生乎史亦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公子

宋造謀而脅歸生則宋為渠魁也歸生懼而從之則歸生脅從者也有治獄者治此二人歸生固所不免亦豈得捨公子宋而獨治歸生哉此人情天理所不可誣者也而謂孔子然乎曰書所謂脅從者謂在下之人爾歸生已得兵權可以不從而從之故歸之罪也曰宋與歸生並為貴戚之卿孔子安得反舍主謀之賊而獨罪聽謀者哉

五年

或問曰齊高國來逆子叔姬先儒多謂公畏齊而成昏然乎曰於傳有之於經未見其實然也

八年

或問曰辛巳有事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先儒皆離而爲二子獨合而一之何也曰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無譏也爲猶繹起也安得不合而一之哉曰高氏謂當祭不以凶事告遂於郊外而遽赴于廟中者非譏乎曰辛巳之日不言廢祭不言去樂則正祭之時告與不告不可知也其所譏者次日之繹耳安得譏其赴于廟中哉曰書仲氏譏世卿子旣言之本義矣安得無譏哉曰春秋大義兼小義正義兼餘義者多矣豈可以小者餘者兼其大者正者而自爲一事哉曰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劉氏有

慎終追遠人情不忍遽之論引雨露服失容則廢朝會以爲證者何也曰此左氏之意康侯嘗辨之矣康侯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潦車載簞笠士喪禮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有不同者矣曰劉氏謂潦車載簞笠固未葬禦雨之用爾曰未葬禦雨則中塗不停矣旣至墓所亦當有覆墓之屋若今草舍之爲豈得恣然不顧使雨水泥潦污濕所穿之壙哉特禮書偶不載此耳且春秋不書常事劉氏嘗自言之若不克葬爲得宜則春秋不書吾於左氏旣言之矣曰康侯所謂敬嬴逆天理而大雨不克葬爲著咎徵者豈非一義乎曰敬嬴之

逆天理固也然雨者四時常有之物非震雷疾風之爲天變也據經但言雨不亢葬是當責人事之未備不敢謂之天道之變常也

九年

或問曰秋取根牟高氏謂根牟萊邑公不與伐而乘危取邑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定法使根牟屬萊經當書曰伐萊取根牟豈有不伐而歸邑之理又豈有齊伐萊而魯得邑之理又豈有經不繫國之理三者皆理之所無故曰不然也若曰齊伐萊於夏而取根牟於秋或可通爾

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謂林父以諸侯之師則旣見於辨疑矣而高氏乃謂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其伐陳也何也曰書其事以見其不義春秋之義也削其事使後人因傳以生義豈春秋之義哉

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先儒謂泄冶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觀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略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氏之文而知泄冶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大夫而亟於

見弒也且泄冶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乎夫泄冶不能早諫固可譏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謬哉

十年

或問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常山東萊有曰此特曰我者獨此魯地也若齊人歸謹及闡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皆魯侵諸侯而得之故不言我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若此者皆一字褒貶之餘習也我也者

魯史之辭也夫劉氏安知謹闡鄆龜陰之必為魯侵諸侯者乎但由我之一字而知濟田之本為我則春秋有曰我入祊者果我之祊乎春秋之時魯侵諸侯以廣其國至孟子時方五百里則四鄙皆他國之邑也然春秋每書曰某侵伐我某鄙也康侯固以辨之矣曰然則康侯謂書我為相親愛惠遺之意朴鄉謂書我為內有欲之之意然乎曰不然也我者魯也內辭也苟以我為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則凡書某國侵伐我者亦親愛惠遺與內有欲之之意乎曰然則張氏師氏東萊謂不曰來為如齊請之者然乎曰不然也以濟西田賂齊

者宣公也宣公於齊俛首服事之不暇既賂之矣復敢請之以激齊之怒不近人情矣曰然則劉氏所謂有齊濟魯濟此言歸我為魯濟者然乎曰不然也宣公即位以賂齊者魯濟田也今齊歸之即知其為魯濟田矣何必辨齊濟之名乎獨穀梁杜氏所謂受於齊者為近之何者以其書於公如齊之後也然趙氏又謂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哀八年歸謹及闡豈是公自受乎愚故於本義存疑而不敢決者此也凡此既非大義所繫雖不辨可也惜夫說者捨大求小得一而失二也舉其一端以見其餘云爾

曰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許翰謂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者然乎曰不然也魯史無其事爾使有之當悉書也何以知之諸侯會盟侵伐弔聘卒葬既悉書之何獨於天王之聘不書哉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氏謂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者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東萊已辨之矣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為嗣子蓋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文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非既葬乎曰書饑莩老謂言饑則五穀不登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書饑而言五穀不登則春秋書大

饑何以爲辭乎曰高氏謂鄰國亦無可告糴然乎
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但書魯饑而已謂之
公私無積可也若鄰國有無則吾不能知也

曰楚子伐鄭先儒有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
也以下書晉卻缺帥師救鄭則罪楚可知矣此年
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然乎曰不然也此
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
之雖不免大夫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
救鄭而敗猶當書之況救鄭而逐楚師矣經豈有
不書者哉故曰信傳之過而不顧理者也夫三傳

一字之貶固無足信然三傳猶曰本某爵也以某
罪貶而人之今九年十年經皆曰楚子先儒一以
爲貶辭一以爲直辭學春秋者何所據哉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先儒謂晉齊魯不
謀少西氏之逆而楚人能謀之爲禮失而求之野
與夷狄之有君然乎曰不然也夷狄猾夏無禮之
甚無君之人猶可與之邪且徵舒弑君之前楚之
爭陳鄭久矣其志蓋欲并吞中國也況楚之盟陳
鄭在夏而殺徵舒在冬固非一時之事又楚之殺
徵舒不過假義遂欲與納公孫寧儀行父云爾非

有正義討亂之心也三國固可責烏得妄與楚哉
曰晉侯會狄于攢函杜氏謂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主
主然乎曰其曰晉侯往會之是也其曰以狄為主
非也劉氏嘗辨之矣曰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
攢函故云會狄耳譬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
哉而以謂使狄為主也即以此為使狄為主者公
會戎于潛亦使戎為主乎此劉氏之說也吾於穀
梁亦言之矣

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先儒謂殺徵舒討其賊為義舜之徒也取
其國為貪蹠之徒也何也曰討徵舒取其國皆蹠
也惡得為舜之徒哉曰弑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何
間於夷狄而以蹠目之邪曰視其迹舜也察其情
蹠也夫春秋誅意別嫌明微不使偽亂真楚殺徵
舒非其情也將入陳納二亂賊假討賊之名也使
不入陳不納二亂賊者君子察其由猶未以舜許
之也殺徵舒入陳納二亂賊著之經矣君子安得
而許之哉昔里克弑其君卓晉人不以討賊誅里
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齊商人弑其君舍
齊人不以討賊誅商人春秋書曰齊人弑其君商
人況楚人假討徵舒名為入陳納賊之地君子安
得許之哉故曰皆蹠也非舜之徒也曰先儒謂殺

徵舒而終之以利則亦蹠之徒矣亦何害於立言哉曰使楚之始也果以討賊伐陳其卒也見利而動遂入陳而納賊誠若先儒之云今也假討賊而入陳納賊則其討賊也蹠而已矣何足辨哉

十二年

或問曰楚子圍鄭先儒有曰楚子既已克鄭矣不書入而止書圍以楚能討陳之亂故從末減然乎曰不然也春秋紀實事以見義者也未聞改易名實以掩人之罪也夫楚殺徵舒與圍鄭二事何有干涉而為此說哉夫春秋有功見功有罪見罪使楚殺徵舒實有其功今其入陳尚不可掩況其殺徵

舒本為入陳納二惡哉且夷狄猾夏春秋所為作也而可曰與之乎此信傳之過也予既辨之矣

曰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弑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末減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末減而書圍是與人為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

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收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自潰黃氏論其為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邵子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者不足明矣

十五年

或問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先儒謂歸父平二國之憾者然乎曰此穀梁之意吾聞諸木訥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為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怒而為宋謀蓋宋與魯為鄰宋亡則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逆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耳

曰晉師滅赤狄潞氏王氏岷隱木訥皆謂自此無狄患為晉之功然乎曰不然也侵齊伐衛者狄耳赤狄潞氏前此未見於經不知其罪也惟傳謂其殺

晉景公姊未足盡信也設使有大罪至於滅國惟天子得行之方伯滅人之國而以為功豈春秋尊王之義哉使方伯能正其名敕諸侯各治其國夷狄敢猾夏乎中國既治設有狂悖之夷犯分作亂為方伯者告於天子膺擊驅逐之使各安其土而已何得遽滅人之國虜其君而不以歸於天子哉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安得妄許其功而忘其僭天子之事哉且是時楚方強盛勢吞中國不此之圖而徒弱其小豈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者哉

曰初稅畝先儒有謂廢公田而畝稅之者子不之取抑有說乎曰謂取公田復稅私田者左氏公羊之說而杜氏趙氏陸氏齊氏李氏孫氏葉氏戴氏黃氏諸儒從之謂廢公田而稅畝者穀梁之說而莘老康侯邦衡木訥朴鄉諸儒從之然以事理經文求之前說為長夫何故宣公事繁文無實政故國內虛耗不免倍賦於民趙氏謂若去公田而別行十一之稅所得與籍何殊而宣公亦何故改之愚又因而推之不知所廢之公田將以授民乎不以授民乎自宣至哀凡五君不知兼取公田私田之稅於五君之時而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說乎木訥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至哀公用田賦稅出穀粟

賦出車乘以售夫二吾猶不足之說而黃氏辨之已明黃氏曰木訥之說雖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晉寓兵於衆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爲十二又引朱子二吾猶不足注云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其二之說以證之然則愚之從左氏公羊諸家者豈爲無其說乎曰若然則經文何以但曰初稅畝而不見籍公田之意乎曰宣公時井田未廢公田所輸固爲常事在所不書若逐畝而稅乃自此始故曰初稅畝此春秋所以爲謹嚴簡易而不辭費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先儒皆謂諸侯同心伐齊而有同盟之名此同非桓文假殷同之同而子獨取黃氏之說以合於殷同之同者何也曰黃氏之說近理耳黃氏曰康侯謂因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爲會以謀之邪足以破先儒之說矣愚謂徵會雖在未見笑之前而同盟乃在既見笑之後固不可謂斷道之盟無謀齊之事然怒齊者晉而已曹衛邾何怒焉況十八年伐齊不過晉衛而曹邾不與豈可謂同心伐齊而得同盟之

名哉故愚采左氏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以下
 止請伐齊之事附於十八年晉衛伐齊之下庶事
 有所屬理有所歸稍可以合於經文之意而非求
 異於先儒之論在讀者詳焉

十八年

或問曰楚子旅卒不書葬公羊以為吳楚之君不書
 葬辟其號者子既辨之矣先儒又謂仲尼恐民之
 惑而削之然乎曰不然也學春秋不親見孔子削
 之而意其然也能免億度之過乎且春秋不書葬
 者多矣滕薛小國也不書葬晉大國也不書葬秦
 夷狄也不書葬安知楚之不葬非秦晉者乎學者

不求春秋所書之辭而求春秋所不書之義非善
 學春秋者也曰先儒謂楚子賢而書卒與列於五
 伯而書卒何也曰木訥曰世之稱五伯其論出於
 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譎而不正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
 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伯者不
 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也孟子所謂五
 伯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
 伯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如前七君者皆
 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可否之辭葵丘之
 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天下賴之聖人

所以然者幸天下有桓文而不遂為夷也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忍長其寇哉闔閭句踐逞兵以闔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二君者以為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桓文列則鷓鴣無別矣秦穆之誓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其書於春秋可見矣若楚莊尤為中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鬪私智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實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宋陳鄭皆被其毒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賢者

固如是乎常怪後世不審荀孟之論槩以五伯為賢吾固辨之黃氏亦曰孟子所謂五伯亦注疏列之耳而成二年左傳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文則五伯之一說與前說不同觀黃趙二子之說可見矣

曰公孫歸父如晉葉氏以為歸父行先君之志不幸而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錄焉故後書還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豈與大夫非天子事而私相聘哉今就經考之宣公之立仲遂父子連年聘齊事齊如此其諂也及齊少挫一旦改事晉而棄齊豈君子之心哉若就左傳論之歸父

乃欲固寵專魯惡三桓之強而倚晉去之輕謀行私設使歸父之計得行魯之社稷未可保也苟僥倖去之則歸父之專其禍未必不甚於三家而謂仲尼與之豈知春秋之旨哉

春秋或問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七

成公

元年

或問曰作丘甲杜氏東萊君舉諸儒謂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四倍於常然乎曰不然也劉氏嘗辨之曰丘者十六井爾甸者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之斂魯亦必不為也且經當云丘賦不當云丘甲其言既簡且明矣而莘老亦嘗辨之曰甲者惟工人能為之爾就令成公暴刻亦不能使丘皆為之則是盡魯人皆作甲也如杜預之說以為甸出甲士三人使丘出之夫一甸之地兼有四丘

而使丘出甸賦丘豈能供之哉亦不能頓取於人如此暴也成公始作丘甲則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故曰作丘甲也其言又詳且明矣

二年

或問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張氏朴鄉謂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申大義而屈完情屈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卻克挾主勢行私忿戰勝而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餒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

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袁婁之書曉然然乎曰不然也此因康侯之說而行之者也此執凡例以求春秋者也春秋因事命辭而義自見豈屑屑援彼方此以為義哉齊桓伐楚但欲楚受盟而已故楚遣屈完來盟于師齊桓欲其入吾地然後盟故與之盟于召陵斯春秋書曰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卻克伐齊有進無退齊侯窮蹙使國佐求免卻克之論議未定故至於袁婁而始盟故春秋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齊桓之於卻克固為彼善於此然齊楚之不心服則等也據傳論之國佐有直理之言而

屈完亦有方城漢水之對觀楚既盟而滅弦滅黃圍許不巳亦可見矣且及之為義與而已矣安有汲汲之義此時晉方得志豈汲汲求盟哉夫不觀齊桓伐楚與卻克伐齊之事之始終曲直而瑣瑣求之一字之間此凡例褒貶之說汨人耳目雖明智之士不能免焉惜哉

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及楚秦宋陳魏鄭齊曹邾薛鄆人盟于蜀朴鄉謂不沒公為魯之不得已十一國稱人為晉猶主夏盟所以略之然乎曰不然也不沒公紀實是也十一國稱人亦因魯使之文也原朴鄉意蓋為魯得已而盟則為辱而沒公

以諱之矣今不得已斯不沒公而不諱也晉不主夏盟則可盟楚而出大夫之名矣晉猶主夏盟斯責諸大夫之盟楚而人之矣豈春秋據事直書之旨哉夫諸侯敗齊之後楚鄭不過侵衛而已不及乎魯也使魯能告晉而力救衛中國猶可保也成公懼楚首會嬰齊于蜀又與十一國之大夫盟于蜀蓋可已而不已者也豈不得已之謂哉借使不得已而盟楚則不人大夫矣今也晉猶主盟而人大夫則是譏其得已也譏其得已而又不沒公則進退皆不可也亦難矣故曰褒貶凡例不若據事直書之得也

三年

或問曰新宮災三日哭常山高氏諸儒有謂宣公之主未遷者何也曰諸儒謂未遷者非有所據也特以桓僖之宮稱謚宣公之宮不稱謚而意其未遷耳夫宣公之死二十有八月成公之喪踰大祥與禫矣神主不遷於宮廟將祔之何地哉曰然則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與桓宮僖宮災何以稱謚也曰丹楹在莊公十三年刻桷在莊公二十四年去桓公也遠故不得謂之新宮而謂之桓宮桓宮僖宮災在哀公三年去桓僖又遠故不得謂之新宮而謂之桓宮今宣公入宮甫三月而災故當時謂之

新宮乃人情物理之所宜稱夫何可執而反疑神主之未入宮哉曰檀弓有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況藏先人之神主者乎然則公穀諸儒稱有禮者不為無據而子不然之豈有據邪曰三日哭於禮雖莫攷而禮記之書間有漢儒附會之說反據三傳以為禮者固未可盡信也今以春秋不書常事求之則決知三日哭之為非禮也

曰鄭伐許不書人不書帥師先儒皆謂略之者狄之也然乎曰不然也魯史有詳略孔子能損不能益也且鄭一年而兩伐許比事見義罪豈不顯必俟狄之而後顯乎且凡書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此

既無其大夫名則自不書帥師春秋外大夫將兵者七十餘不書帥師者三而已不特史有詳略又安知非脫誤乎其夏去疾伐許亦書帥師可以不狄之乎說者曰始伐許不狄之也今再伐許故狄之耳然則四年冬鄭三伐許其罪尤夥何以反不狄之而稱鄭伯乎荆楚猾夏大為無道春秋何不侵衛伐陳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乎此皆一字褒貶之弊也善乎朴鄉之言曰春秋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先儒皆曰狄之也於秦伐晉則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

年秦不顧義命見利而動又起此役夷狄之道也於鄭伐許則曰鄭襄背華即夷狄與楚比周鄭一歲而再伐許故狄之於晉伐鮮虞則曰楚靈不道殄滅陳蔡晉為盟主既不能救且偽會齊師假道鮮虞夷狄之道也是皆深於春秋者也夫事有大小辭有詳略其書人書氏書爵者詳辭也其直書國者略辭也秦晉之爭自令狐而後其事微矣故略之晉伐鮮虞亦然春秋固不可盡以闕文視之而亦豈可字字而求其義乎善乎呂本中之言曰先儒往往以不稱人者皆狄之恐未必然記事有遠近有詳略有大小不可以一槩論秦之伐晉事

四〇一
程氏春秋句解卷七
五
周仲
小而地遠故略之特罪其諸侯自相侵伐殺生自恣爾如加人而中國之則遂合於禮乎又曰事有大小則記有詳略史家常法春秋特以是垂訓後世爾所謂吾無隱乎爾也晉伐鮮虞罪在伐人之國以天子在上而諸侯放恣擅行征討也晉伐鮮虞略辭也其罪則自見矣以晉伐鮮虞爲狄之則荀吳帥師何以不狄之也以此知詳略之異非褒貶所係

六年

或問曰立武宮葉氏謂私禱成功而立宮然乎曰服虔亦云而孔氏譏其無驗不可從矣曰夾漈以爲

講武之宮者何也曰黃氏辨之曰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注云武公廟成公立武宮謂非廟不可也曰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先儒謂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以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而知之然乎曰夷狄猾夏今又伐鄭之喪豈不可惡直俟欒武子救鄭然後知惡楚乎且當時幸有欒武子之事也借使無之楚終不見惡乎尋先儒意謂夷狄而稱公子所以褒之也豈有大夫帥師而可褒之乎大夫帥師則楚國之權亦在大夫矣春秋至此始書楚之大夫帥師則夷狄盛而同於中國此則春秋所書之意也

七年

或問曰同盟于馬陵先儒皆謂同病楚然乎曰不然也諸侯固病楚然遂以同病楚釋同盟則非也同盟之說見於十六年者詳矣

八年

或問曰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先儒謂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譖而欒卻害之故不去其官而稱國以殺者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罪無罪皆曰殺其大夫蓋譏諸侯之專殺耳何關有罪無罪乎

曰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先儒以天子爲義又從左氏作賜何也曰朴鄉於此辨之甚詳其言曰春秋

書天王者二十三稱王者三而稱天子者一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王使召伯來會葬及此年天子召伯來錫公命是也說者曰桓公弑君而王不能討及其死又使來錫命文公以僖公妾母成風用夫人禮而王不責反令榮叔歸含且贈又使召伯來會葬故皆去天以示貶焉又曰天王者制治天下而主乎法也天子者養天下而主乎恩也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燕好之事多稱天子桓公篡弑之賊而來錫命則不能行王法故王去天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有勤王之績而來錫命則失於私

恩故稱天子愚請有以折之春秋書來錫命二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也來賜命者一賜成公命是也夫錫桓公命固不能行法錫文公命獨為得禮乎賜成公命固為失恩錫文公命獨不為失恩乎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贈使召伯會成風之葬固為非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獨非妾母乎王不去天何也說者曰名家宰所以貶也然則榮叔獨不可貶乎豈歸仲子之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贈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凡此皆牴牾而難通者也然則如何杜元凱孫明復皆以王者之通稱過矣或者

傳寫之誤歟啖助呂本中之言云爾吾從之由是觀之賜與錫字相近安知非傳寫之誤哉

曰衛人來媵黃氏謂宋二王後得用天子禮三國來媵天子之制前是必有不得其正故書以見正然乎曰不然也宋雖得用天子之禮不過以天子之禮祭其祖耳然其爵則公也分則臣也地不過百里安得盡用天子之禮哉且三國得媵則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其曰前是必有不得其正億度之辭豈足以垂教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歸于宋先儒謂譏宋公不親迎也然乎

曰於

經本文未見譏宋公之不親迎也於經前後則見三國來媵與季孫之致女而已故曰為是起文也

十年

或問曰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先儒謂不書爵命氏族者未命也未命則匹夫爾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然乎曰朴鄉曰非也夫既命之帥師矣焉有非大夫而可以任國事哉其書弟者蓋見其私爾仁人之於弟也固親愛之然其待之過厚則亦非所以為中觀齊年之子無知僖公愛之

衣服禮秩如適卒之弒諸兒者無知也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爾然則齊年鄭語衛黑背皆以弟書者豈非其寵愛之私聞於鄰國而史策書之孔子因以記之乎若夫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衛侯之弟鱣出奔晉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盜殺衛侯之兄縶宋公之弟辰出奔陳宋公之弟辰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自蕭來奔凡此者書之所以見其薄友愛之義爾一則已薄一則已厚聖人並書於策而兄弟之義著矣

十二年

或問曰晉人敗狄于交剛高氏有謂此即白狄然乎
曰不然也春秋白狄書白狄赤狄書赤狄狄書狄
皆紀實吾乃捨狄之名而從白狄之稱不已過乎

十四年

或問曰莒子朱卒徐氏葉氏謂葬稱謚而莒行夷禮
君終無謚故比之吳楚不得書葬然乎曰不然也
春秋之時聘問弔赴皆以人情厚薄與國勢強弱
而不以禮是時莒被楚兵潰亂離散雖赴於魯安
知魯之必會其葬哉魯不往則史不書史不書則
聖人不能加也且吳楚秦皆夷也未嘗無謚安知

莒之無謚乎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朴鄉諸儒皆謂春秋
執諸侯皆書人為略辭惟此執曹伯書晉侯以為
伯討又引左氏負芻殺太子自立為曹伯之罪或
又以僖之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書歸之于京師
此書歸于京師以為義子皆不取何也曰書人書
侯書之不書之仲尼皆因魯史之文也晉人執衛
侯固非伯討然是時曹衛黨楚晉欲攘楚故執衛
侯而歸之京師雖不免於譎然猶有名焉今負芻
殺太子事於經無考左氏見經獨書晉侯而附會

其說豈可遽以書晉人為亂辭書晉侯為伯討書之為正不書之為非正哉晉侯殺其世子申生鄭伯克段于鄆亦書爵可謂伯討乎此皆信左氏之過而不察春秋之大旨者也

曰宋殺其大夫山而不氏左氏以為背其族何氏以為譖華元則固不足信矣孫氏以為大夫之未命石氏又疑其脫誰其適從哉曰大夫三命者氏再命者名史氏常行也劉氏論之矣見於隱元年公子益師卒然則孫氏為近之

曰會吳于鍾離先儒謂吳以號舉夷之也秦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其後世以號

舉者以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號耳其說何也曰夷之之說眾矣皆先儒口傳之熟而不察耳劉氏曰吳則其君矣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此說近之矣且夷狄之稱君臣同辭蓋略之也哀十二年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當是時吳主夏盟尤當夷之何為稱子乎其曰以僭稱王而夷之者尤非也吳雖泰伯仲雍之後以其族則伯父以其地則夷狄也且泰伯仲雍非封於吳也逃之荆蠻耳武王克商始封其曾孫周章於吳而為子固不當進蠻夷而特稱侯伯也惟循夷狄之法雖大稱子而已非以其僭稱王

而遂舉號也且楚亦僭王矣春秋每書曰楚子何獨於吳而夷之

十六年

或問曰鄢陵之戰楚子鄭師敗績趙氏辨穀梁有謂君敗而師不敗者何也曰恐無是理也君者師之腹心也師者君之牙爪也安有腹心敗傷而爪牙不傷者乎必其陳列崩破而後及其君爾今以左氏考之有曰敗者壹大楚師薄險又曰天敗楚也又曰先大夫覆師徒者君不在不穀之罪也又曰臣之卒實奔又曰側亡君師然其尚能明日復戰則無甚大敗耳豈可謂不敗乎向使君敗而師不

敗則公子側何以見殺乎然則穀梁舉重之說未為無義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先儒謂曹伯負芻殺君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次年曹伯歸自京師已而諸侯伐鄭曹伯遂列于會是王從負芻以成曹亂故是年不書王言王之不王也朴鄉曰不然也脫文爾然乎曰朴鄉正先儒之謬得之矣其曰脫文亦非也蓋春秋凡事有月者書王無月者不書王蓋王為王月耳請毋以他公之事明之成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四

四一
年不書王無月也八年不書王無月也十年不書
王無月也十有二年不書王無月也十有三年不
書王無月也此六年者皆以無月之故而不書王
何獨十有七年而脫之乎故曰先儒之謬甚矣朴
鄉亦偶未之考耳不書王又見桓三年

曰九月用郊劉氏以用爲用人以祭者亦有所據乎
曰彼見邾人執鄆子用之故以凡稱用者皆用人
也殊不知邾用鄆子上言執又言鄆子故知其用
爲用人今但言用郊則與用致夫人大夫宗婦覲
用幣與用牲用田賦用幣于社何以異哉五者不
可謂用人也五者不可謂用人用郊獨可謂用人

哉

曰晉侯使荀罃乞師呂氏有謂以乞師爲名則先王
之禮意猶有存者然乎曰不然也爲國禮讓固也
然上之使下大之使小名分之間不可毫釐僭差
也今伯主以天子之令命諸侯伐有罪乃以乞師
爲名非所卑屈而爲此卑屈之辭豈先王之禮意
哉禹伐有苗會羣后誓于師曰咸聽朕命奉辭伐
罪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今予以爾有衆奉
將天伐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武王誓于牧野曰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曷嘗言乞哉乞之一字在伯主且不可況天子之

命而曰有先王之禮意無乃過許乎信斯言也春秋曷書哉

十八年

或問曰晉殺其君州蒲張氏曰殺君者樂書中行偃也厲公昵用小人殺戮無辜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二臣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然乎曰此非有道者之言也天下豈有弑其君而可分惡於其眾者哉湯放桀武王伐紂有桀紂之亂湯武之德者可也書偃無湯武之德厲公無桀紂之亂則是弑逆之賊而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使其惡可分則春秋不書矣今春秋明書弑其君州蒲尚可分其惡於眾哉又二臣乃世臣非貴戚之卿安可易位哉而易位與弑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使二臣意主於弑而其惡可分是帥天下而為亂也故曰非有道之言曰然則何以不書二臣之名也曰吾於本義言之矣

曰晉侯使士匄來聘許氏有謂公朝晉甫歸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叛國之所以服然乎曰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求睦諸侯而害禮教春秋弗與也悼公之入當先討弑君之賊哀痛以居喪喪畢入見天子然後聘

於鄰國斯為禮矣今既不然而但求所以睦諸侯
則是五伯急功利之謀惡足尚哉

春秋或問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八

襄公

元年

或問曰韓厥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鄆君舉謂諸侯從
晉而未決存耕謂晉悼糾合之令未嚴然乎曰晉
之主諸侯久矣以厲公之暴諸侯且不敢違況悼
公即位年雖未壯而其號令舉措固已動人心矣
諸侯安得而疑之乎且諸侯大夫既至鄭邑則自
當以兵屬晉豈得不受晉命而遽止於鄆乎必無
是理也此其為晉援明矣

二年

或問曰君舉謂城虎牢不繫鄭為天下城之戍虎牢
 繫之鄭為鄭戍之故楚丘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
 杞皆非一國之辭也朴鄉譏其巧而自為說曰楚
 丘不言衛緣陵不言杞皆衛杞不能有之而齊桓
 城之耳然則虎牢必近楚之地而鄭不能有之是
 以諸侯城之二說孰優曰皆近是也皆可疑也城
 楚丘不言衛蓋魯之楚丘也城緣陵不言杞未知
 其真為杞也各見之本義此不暇辨城虎牢不繫
 之鄭者虎牢非鄭之邑也鄭滅東虢而據之者也
 故春秋書城虎牢而不繫之鄭儻謂為天下城之
 而不繫之鄭則戍虎牢亦為天下戍之何必繫之

鄭哉此君舉之說可疑者也虎牢者鄭滅東虢為
 制邑秦漢時為成臯左氏載姜氏請制莊公曰制
 巖邑也則制屬鄭久矣使鄭不能有必入於楚而
 制又巖險之邑諸侯未嘗伐楚安得遽取虎牢而
 滅之其為鄭有明矣此朴鄉之說可疑者也夫朴
 鄉辨君舉城虎牢之非而不辨君舉戍虎牢之說
 意必是其論矣苟如其言為鄭戍之則繼書楚公
 子貞救鄭次年鄭公孫舍之侵宋諸侯復伐鄭則
 又非為鄭戍之矣姑闕其疑可也雖然二子之說
 其意過於先儒所謂不繫鄭為責在鄭繫鄭為罪
 諸侯亦遠矣餘見下文

三年

或問曰雞澤之盟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黃氏謂晉之所以伯在得陳鄭而已故以大夫盟陳之臣晉無屈己之辱袁僑無仇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為悼之賢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為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袁僑何得為專其說善矣而劉氏之意亦與之符子不從之而復取君舉康侯之說為本義者何也曰在春秋之世諸侯下從大夫大夫上仇諸侯而為盟悼公獨別而盟之則可謂賢矣若正之以三王之道則未也夫諸侯自為盟已瀆先王之典況既盟而復使

大夫盟乎則是重瀆王典重褻鬼神也是盟雖諸侯使之然積習則生常人皆知大夫為可盟而莫知其禮樂自大夫出所以涇梁之會大夫自盟而不可以異者耳習聞而目習見也故君子常慎其始夫晉得陳鄭然後可以安中國而卻荆楚者其勢然也此悼公得陳之急而惟恐失袁僑之心故汲汲使大夫而與之盟就伯者論可謂知幾而識勢以王道論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弗為陳鄭既不可失不義又不可為聖人於此必有以權其輕重而處之矣若康侯之論庶幾近之予焉得順當時之習而許悼公之賢哉故曰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五年

或問曰成陳孫氏高氏謂與城楚丘同義然乎曰不同也楚丘之名三傳雖言衛邑以經文考之則魯邑也又無上下文勢可觀今成陳則灼知其為陳而無他矣又以上文諸侯會于戚下文諸侯救陳觀之則知諸侯皆成無緣獨魯也但魯史僅書本國之事而孔子因之不革耳何得與城楚丘同義哉

十年

或問曰成鄭虎牢先儒有謂虎牢不繫鄭則責在鄭

成而繫鄭則罪諸侯罪諸侯者責伯主之寡謀然乎曰不然也城虎牢不繫鄭成虎牢繫鄭者魯史之舊夫子因之而不革耳當時魯史不過紀其事實未有垂教之意也迨夫子取之以垂教亦不過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而已由此觀之一字褒貶之說有不待辨而見也夫不寓意於一事之間而寓意於一字一句之表春秋豈不晦且艱哉餘見本義此不復辨

曰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先儒謂春秋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曾荆楚之不若然乎曰救固有善者矣然夷狄之救鄭乃為一己之計非公天

三言九五
下之大義也況合天下之諸侯而伐鄭之從楚楚
敢以大夫帥師而救鄭以抗中國則見夷狄之橫
而中國之衰甚矣何許之有

十一年

或問曰作三軍先儒皆謂三軍乃魯之舊三家廢公
室之三軍而各有其一謂之作三軍者何也曰若
魯舊有三軍而三家但各有其一經必書曰取三
軍或曰分三軍必不曰作三軍也作者前之所未
有者也猶曰作丘甲之類也昭五年必不書曰舍
中軍惟其民少數而不及中軍之數又伯主將徵
大國三軍之賦又季氏欲取一軍而使孟孫叔孫

共取一軍故舍中軍而復其二軍之舊此事之較
然者也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明襄之前未有三
軍也及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其
言可謂約而明矣曰詩何以言公徒三萬公車千
乘也曰詩人之辭舉其大略以頌僖公耳而主意
則不在是也且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二軍者二
萬五千人頌人之辭但形容其大而不言其小但
形容其衆而不言其寡詩言三萬亦何傷哉若魯
舊有三軍則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在詩當言四萬
不可言三萬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其曰公車千乘亦總言其車乘之多耳說春秋

者執此說以意魯之有三軍不以泥乎曰葉氏又謂至成公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以四卿見其鞏之戰則又加於三軍者何也曰在周禮固有一卿一軍之法成公之時魯地不加辟魯民不加衆安得公徒五萬哉鞏之戰特四卿並將耳或二卿合將一軍四卿則將二軍或一卿不及萬二千五百之數亦不可考也曰夾滌又謂宣成以來魯有五卿卿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嬰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爲東門二家弱而不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爲二軍而專之者何也曰此於經傳無據特揣度而爲此言耳若五卿各

一軍魯之出征者當有六萬二千五百人雖成公作丘甲不過三增其一而已不應倍差魯人之舊數也又若三家是時已分五軍而將之當分爲三軍不應反分爲二軍而三家共將之也經亦不可言作三軍昭五年不可言舍中軍也說春秋者當據經求義三傳之謬且不足據況於三傳之外因緣生義求合經者猶方底而圓蓋難乎其合矣曰同盟于亳城北先儒多謂鄭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尤其旣同又叛然乎曰不然也同盟之義見於莊十六年詳矣非因鄭之叛而書同盟也且同之一字謂魯史當時之筆邪魯史豈能預知鄭之叛

而先書同盟以待鄭謂魯史見鄭之叛盟而追書邪則史無二筆謂孔子修春秋而追書邪則孔子不改舊史三者無一可也夫春秋書同盟者多矣有同盟而叛者亦有同盟而不叛者讀春秋者何以辨此為又叛而書同彼為不叛而書同乎且春秋單書盟而又叛者亦多矣春秋何不悉改為同盟哉

曰會于蕭魚先儒之論孰優曰朴鄉之論最優其言曰此悼公之盛也而君子亦有不滿焉何以言之甚矣悼公再伯之難也晉楚所爭者二其一陳也其一鄭也悼公紹文襄之烈凡有盟會諸侯麇至

向也鄭從楚城虎牢而鄭始服向也陳從楚盟雞澤而陳來會自是陳鄭即中國矣而楚之仇於鄭陳者亦如之是故再會于戚為戍陳也而楚公子貞為是伐陳諸侯於是救陳之師又明年而公子貞圍陳諸侯於是又有鄆之會凡以爭陳也鄭侵蔡而獲公子燮則楚伐鄭鄭受盟於楚則晉伐鄭鄭同盟于戲則楚伐鄭鄭為楚伐宋則晉又伐鄭諸侯戍鄭虎牢則楚救之鄭公孫舍之侵宋晉伐之鄭同盟于亳城北則楚師至楚子鄭伯伐宋則晉師來凡以爭鄭也然而陳卒從楚而晉不能爭鄭卒從晉而楚不能爭何也無他鄭近晉而陳近

楚也觀范宣子之言曰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從可吁此晉之所以不能爭陳歟觀子展之謀曰吾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吁此楚之所以不能爭鄭歟夫惟陳近於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於晉也緩夫惟晉能驟來而楚將不能也故其從於晉也急自鄆之會陳侯逃歸而中國之會盟不復有陳自蕭魚之會鄭伯實與而楚之威令不能行於鄭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稱道

者不過蕭魚之會而止以盟則不能如屈完之來以戰則不能如城濮之師然以荆楚方強子囊為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從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觀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君明臣忠上遜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然則晉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嘗評悼公之伯而獨於會吳之事深不滿焉悼公之所以急於會吳者固將以撓楚也然吳猶楚也急於為撓楚之謀而不

知適以啓吳人之釁楚患雖微吳憂方大異時駮駮強盛以至於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是悼公之爲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爲大失者尤在於大夫之專也雞澤之會諸侯實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會大夫得以會諸侯而向之會則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賢而不能抑大夫之專又從而張之是將誰咎哉至於鄆嘗預會而聽莒人之滅鄆莒魯同盟而不恤莒人之仇魯進齊世子光於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亂要皆未純乎王道者無他急於得陳則不暇恤大夫之專盟幸莒以服則不暇恤鄆魯之怨喜齊世子之先朝則

雖躋之諸侯之上不顧也蓋其設心措慮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歟十四年

或問曰叔孫豹會晉荀偃伐秦左氏敘其事詳矣而子疑焉何邪曰大抵左氏雜採外史與百家之說又自爲言以售已見多不可據故今此傳本欲售夫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之說而爲此遷延之意思故擇其甚者附之以劉氏之辨而姑置前說於本義之間使讀者自考焉觀晉之一伐秦而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報晉則左氏之說

豈無疑哉

十五年

或問曰劉夏逆王后于齊孫氏謂劉夏非三公故齊姜歸于京師略而不書然乎曰不然也不書齊姜而不書也夫齊姜歸于京師禮也春秋無譏焉無譏則不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則譏矣何以有譏譏劉夏非公也故曰春秋不書常事曰然則劉氏康侯謂不稱使爲不與天子之使劉夏者然乎曰不然也此抑揚予奪之說之弊也苟以不稱使爲不與則凡春秋稱王使者皆與之乎是以知其不然

也曰杜氏謂使上卿逆而公監之康侯取焉亦可信乎曰杜氏康侯信左氏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之說而意其爲禮爾於禮文無考也吾未知其必然也姑闕以俟知者

曰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常山謂武備不謹成郭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爲可知然乎曰未也夫聖人常責人始謀之不愼而不責人事勢之已壞故書公子季友卒而季孫行父復見公子牙卒而公孫茲復見公子慶父奔莒而公孫敖復見者春秋慎始之微意也自後歷書三家之專政至襄公時則已三家其民矣况襄爲庸主

不能撥亂反正君弱兵少宜其救成而僅至遇也
 其後昭公客死則禍之極也昔司馬公作通鑑託
 始於三家之分晉而朱子首述見幾之言故春秋
 屬辭比事拳拳於履霜之戒若據事責人末之難
 矣曰然則莘老謂襄公不敢抗齊以自取危亡然
 乎曰亦未也襄公為國不能修德正刑而坐視國
 政至於如此豈無可譏然當齊之伐而冒然一進以
 取敗辱國喪身豈良謀哉曰然則孫氏高氏以不
 書次為非譏何也曰當時齊兵去留緩速不可知
 襄公進退遲久不可辨豈可以不書次為非譏哉
 且至遇與次理勢自不可同何必執此以求彼之

必同哉

曰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常山謂由不能救成故成
 郛見壞而城也然乎曰不然也黃氏嘗論之矣其
 言曰魯自作三軍魯民盡為三家所有而成又孟
 氏之私邑諸家反責襄公不能救成致郛壞而非
 時以城殆熟於耳聞而不察之論也曰張氏又謂
 待事之無及敵去而後城為已晚者然乎曰是知
 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此事捨三家而論則誠若
 張氏之譏今季孫叔孫帥師而城孟氏之私邑乃
 獨譏其城之已晚豈免放飯流歆而齒決是務之
 譏乎

十八年

或問曰晉侯與諸侯同圍齊先儒皆以諸侯同心疾齊而書同者何也曰此一字褒貶之弊也六國圍新城十二國圍許九國圍彭城皆不言同豈必同心而能成圍哉邾莒黨齊而伐魯見於經者詳矣今皆迫於晉命而圍齊亦豈與諸侯同心疾齊者乎湯誓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周大誥曰王害不違卜王者之師尚然況伯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能悉同心也哉曰諸侯不同心何以能圍齊也曰其間亦有同心者矣然春秋非以同心之故而書同圍也同圍者共圍而已耳而同怒

齊之意在其中矣

曰曹伯負芻卒于師許氏謂負芻之罪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然乎曰不然也負芻殺世子見於傳不見於經孔子作春秋將使人尋傳以見義乎抑亦據經比事以見義乎夫經不待傳而自明者也讀春秋者則亦據經比事以見義而已矣

十九年

或問曰公至自伐齊先儒謂圍齊以伐致見靈公無道宜得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為春秋沮橫逆抑強暴之意然乎曰不然也凡諸侯出兵必告

於廟曰將伐某及其伐而圍也乃伐中之一事安得預擬圍齊而以圍告乎然則出以伐告明矣出以伐告則歸亦以伐至理之常也且致伐者魯史之辭也夫子因之以見所告非所事與其久近踰時云爾不識當時史氏亦有免其圍齊之罪之意乎夫圍齊伐齊其罪一也伐而不服則圍之何獨伐齊得免其罪而圍齊不免乎不通之論也

曰葬曹成公高氏謂曹伯不葬者也以其赦於京師尊王命而書葬然乎曰不然也曹伯卒與其他諸侯卒等也何為不葬哉高氏之說信傳之過耳曰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諸儒皆善之子於公穀

既力辨之而知其非矣獨孫氏有謂士匄貪不伐喪之善以廢君命為惡者超乎眾說之外矣子亦不取何也曰孫氏之說善矣然非聖人與人為善之意也夫士匄之還也安知其誠心哉若例以貪不伐喪之善而立論將誰為善哉孔子聞公叔文子之言笑取也但曰其然豈其然乎亦疑之而未決也聖人肯沮人之善心哉但大夫侵人之國其罪大聞喪而還其善小故不得僅取其善乎

二十年

或問曰澶淵之盟許氏謂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者各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

澶淵之盟不書同悼公之遺烈也然乎曰不然也
盟曰同盟者各隨當時所命之名非孔子旋爲此
名也前書同盟先儒皆以同心爲義十八年同圍
齊先儒亦以同心爲義理固未當今據許氏則凡
書同者反不同不書同者反同也此所謂失其本
旨

二十一年

或問曰九月十月朔兩書日食何也曰石氏論之矣
其言曰此年九月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
日食食之變起於交也有雖交而不食者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也有頻交而食者此

年及二十四年連月而食也諸儒以爲曆無此法
或傳寫之誤然漢高之時亦有頻食者二年十月
十一月也天道至遠不可得而知後世執推步之
術案交會之度而求之亦已難矣愚謂杜氏以長
曆推日食不得則反曰經誤繆矣

二十二年

或問曰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蘇氏謂聶北先言次
而後言救案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雍榆
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不及事故
以次終之然乎曰不然也先次後救先救後次隨
其事而立言故不同耳不可比方以生義也聶北

救邢有救邢之名而無救邢之實者也雍榆救晉既受君命畏而不敢進者也其不及事等也且救邢而邢遷於夷儀然後城之非不及事哉何得謂之卒救邢乎凡例之弊不可以不辨

二十四年

或問曰叔孫豹如京師許氏謂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然乎曰不然也此論可施之國史國史者善與不善常與非常悉書之故可以考五十年之不遣聘今春秋不書常事遇非常然後書之則吾不能考其聘之疏數也以此觀之自是不書

聘王之語非也

二十五年

或問曰諸侯同盟于重丘高氏康侯張氏諸儒謂崔杼弒君晉侯受賂而許之成故特書曰同以罪之然乎曰二幽之同與重丘之同春秋一書之後世何以辨二幽非特書而重丘之為特書也春秋凡書同盟者先儒或以為同外楚或以為同尊周於同圍齊又以為同心而圍齊於重丘之同盟又以為晉侯受賂特書同以罪之則是此書同者以其不同也學春秋者將誰適從哉其故以先儒據傳而生義隨意而為辭不復斷之以理故為此言爾

左氏倡於始杜氏和於中諸儒成於後使聖經孤立不勝眾口亦可悲也

曰衛侯入于夷儀而不名先儒謂鄭伯突奪正故特書名以絕之衛侯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有歸道而未絕故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名之為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然乎曰不然也衛侯衍出奔左氏穀梁不名者闕文也而公羊則有衍之名焉固當以公羊為正矣及其入于夷儀三傳皆不名安知其非闕文哉何以知之衛侯衍復歸于衛以其名也衛侯之入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亦不當名入當

名則復亦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為闕文矣所謂侯其改過遷善者億度穿鑿之辭也億度穿鑿之辭生於一字之褒貶經之不明良此由也夫諸侯卒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繼也諸侯失地名之以別其一出一入也苟以失地名為貶不名為褒則諸侯卒而名者何罪而貶之哉況衛衍出奔已十二年苟有世叔儀母弟鱣為之先後聖人未暇論也聖人之所論者義也有以為之先後者勢也舍其義而論其勢豈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謂哉二十六年衛侯復歸于衛而名先儒又謂衛侯失信無刑因而弗革雖得國猶非

其國者然乎曰此不然之甚者也聖人修春秋以明綱常而已其始也強臣柄國衛侯不君遂至失國天子方伯不能正至使衛侯自入夷儀甯喜弑剽而後復此綱常不明之顯者也至於失信無刑乃其事之細者後世觀傳而推測至此固已鑿矣況又以名術而見則鑿之甚也如此而學春秋何所往而不可妄說哉

二十六年

或問曰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會于澶淵先儒謂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良霄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知其不助孫氏也然乎曰不然

也凡春秋大夫以名見者皆再命大夫也稱人者皆微者也程子固言之矣一字褒貶愚亦辨之矣今此言助孫氏者左氏之說而不見於經者也且趙武貶稱人為助孫氏如左氏言宋人為宋向戌亦助孫氏者乎曹人不知為誰又不知其助孫氏否也善乎啖氏之論曰時會者非趙武別是未命之大夫而左氏曲解之可謂正大而明白矣

二十七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先儒謂甯喜弑君不以討賊之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君失其信而國無刑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然

乎曰不然也此亦穀梁惡衛侯之意而引左氏之辭以實之者也吾於穀梁既言之矣

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孫氏謂溴梁之會諸侯會而曰大夫盟者大夫無諸侯也此諸侯不在而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者不與大夫無諸侯也然乎曰不然也宋之盟春秋不與大夫無諸侯然則溴梁之會春秋將與大夫無諸侯乎不通之論也予以為製言之體當然爾於穀梁言之矣曰劉氏謂稱諸侯為常文不稱諸侯為變文然乎曰不然也皆常文也義則皆變也溴梁之會上序諸侯之爵下言大夫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耳何變之有於

穀梁亦言之矣曰康侯謂一地而再言宋有大美惡焉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諸侯南向朝楚及申之會蠻夷篡弒之賊大合十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聖人至是哀人倫之滅自宋之盟始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以貶之然乎曰不然也宋之盟固聖人之所哀也然不在再言宋見之也春秋再言宋者以其會在夏至秋而始盟又有衛殺甯喜衛鱣奔晉之事以間之故不得不再言宋爾夫以中國夷狄之大夫主會主盟其事豈不可哀而必於再言宋見義焉必無之理也

二十八

或問曰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杜氏謂十二月無乙未何也曰范氏二呂言之矣其言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月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二十七年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爲辰在申司歷過再失閏矣二十八年春無冰杜預以爲前年再失閏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爲災而孔穎達正義又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

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九年

或問曰公在楚劉張諸儒存公之說子旣辨於公羊之書矣莘老又謂襄公見制於楚昭公見逐於臣固有罪矣然他公之無事而久留於外遂廢朝正之禮春秋深罪之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書其重者而略其輕者則有之矣未有書其輕者以見重者之義也夫公之在齊晉而不得朝正於廟雖非王事然猶伯主之事也猶在中國也非無罪也然罪少輕矣故但書曰公如齊如晉曰公至自齊自晉以見義焉若在乾侯則甚矣而在楚又有甚焉故

既書公如公至而於其朝正之時又書公之所在也嗚呼嚴矣

曰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辨而有聞矣然常山康侯張氏諸儒反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說矣子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也寧喜弑

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寧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而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受春

秋之託乃亦為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曰齊高止出奔北燕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於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所書皆無君之事也唯其實書之故可以訓後世若改其實掩其非而書之何以訓後世哉天下之罪莫大乎子殺父臣殺君春秋猶直書之以垂訓以大夫而放大夫春秋反沒大夫之名為自奔之文以垂訓乎予於左氏既言之矣

三十年

或問曰宋伯姬卒左氏以為譏穀梁以為賢子既兩

辨之而有聞矣然劉氏又謂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非安於性命者能之與夫所謂夷齊之餓死無以過之者然乎曰不然也既可以全生而又不害其貞是乃義之所在故君子有全生而已矣唯其有害於貞也故弗得全其生耳夫君子行禮度義之輕重禮重而義輕則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傅不在而不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體義之重也故君子寧捨禮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伯姬之事害義以行禮者也是故弗取也夷齊之餓死雖不合乎聖

人之大權然猶為守天下之大經故聖人取焉伯姬之死守小禮以害大義豈可與夷齊同日語哉曰許氏亦謂春秋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春秋詳錄者何也曰共姬之事孟子所謂執一者也惡得為婦道之表使可表也乃常事也春秋不書常事先儒固已言之矣愚嘗曰伯姬之死適與災同日耳左穀之說妄意之也劉氏之於三傳辨之詳矣今不唯不辨其妄而又取之亦可怪也

曰鄭良霄奔許自許入于鄭劉氏諸儒謂不言復入為位未絕然乎曰不然也凡大夫出奔者非以道去國之謂也以道去國者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

田里是之謂位未絕也為人臣有罪而至於出奔雖一日即絕也何待久而後絕哉曰邦衡高氏謂宋華元無罪故再言宋華元良霄有罪故不再言鄭良霄然乎曰不然也宋華元奔晉與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與宋殺其大夫出與宋魚石出奔楚一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為一事各為一義予於本義已言之矣且有罪無罪即其事而可見豈在再言國為無罪不再言國為有罪哉古今書法未有若是者也此皆凡例之弊予之所不尚也

曰葬蔡景公先儒謂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景公猶書為徧刺天下之諸侯魯隱宋殤之賊不討不書

葬蔡景公賊亦不討而特書葬猶閔僖二公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桓宣篡弒以立而反書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非春秋之義傳之鑿也凡諸侯見弒而不書葬者以其國亂而不成葬禮或不以葬期告於諸侯或以告而諸侯不會葬故魯史無之而春秋不得書也今蔡楚屬也魯方事楚因魯會葬而史書之故得見於春秋若欲徧刺天下之諸侯何不於宋殤書之而始見義於此乎莊閔僖之不書即位亦以君父見弒不成即位之禮故魯史無其事孔子不得而錄桓宣之書即位則以與聞乎故欲欺其國人以不知

顯然行即位之禮故魯史有其事孔子不得而去今以桓宣之書即位比蔡景之書葬聞者或不之察以為信然然以大義求之則不勝其穿鑿此春秋本義所以展轉晦蝕非小害也二呂亦云許止蔡般皆以子弒父臣弒君春秋猶書其葬則是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本無是說而為之說者必曲為之義以信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為聖門之罪人偉哉論也

春秋或問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夫道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
 水涸則魚亡道廢則人散
 故君子必先慎乎德
 德薄而位尊禮小而
 名大行乎天下者鮮矣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
 末也外本而內末自
 是及之是謂棄本而
 末夫苟棄本而末則
 民散而國亡矣夫德
 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而內末自是及之
 是謂棄本而末夫苟
 棄本而末則民散而
 國亡矣夫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外本而內
 末自是及之是謂棄
 本而末夫苟棄本而
 末則民散而國亡矣

